

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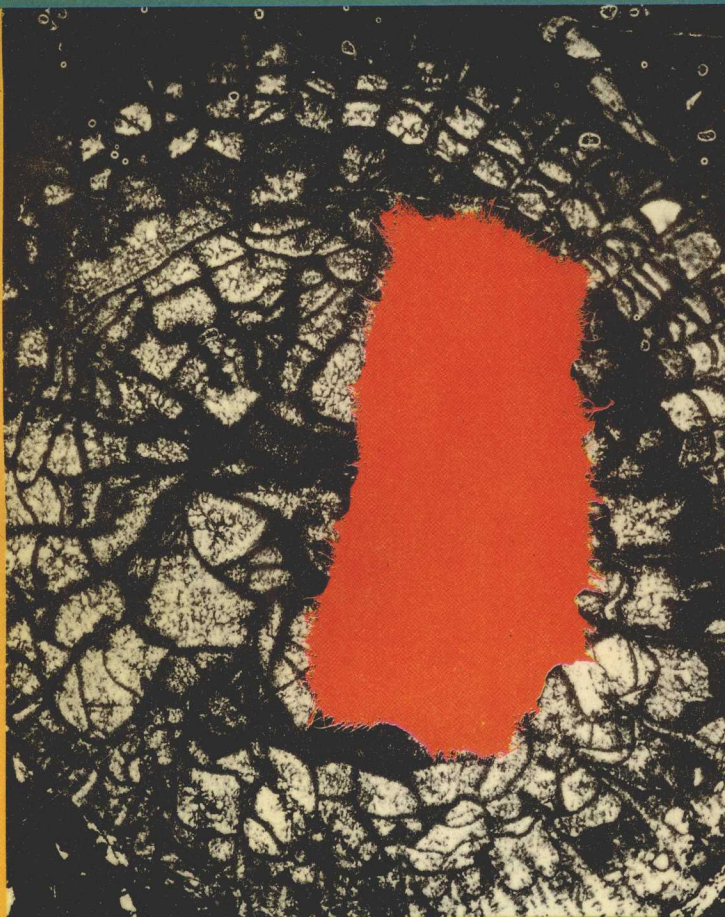
滴血青春

余未人著

ZHOU WENXUE CONG SHU

在我国土上，有一个曾经绝对保密、与世隔绝的神秘地带。在那里，为一种忠贞的信仰、疯狂的热忱而献身的男男女女，他们怎样度过自己如花年华？

他们有温柔、纯情，爱一个人，如同爱一个真理；也有原始的野性、扭曲的人格、卑劣的欲望、无从诉说的悲凉！



贵州文学丛书·贵州人民出版社

GUI ZHOU
WENXUE
CONG SHU

滴血青春

余未人 著

贵州文学丛书·贵州人民出版社

(黔) 新登字01号

责任编辑 陈茂荣
封面设计 曹琼德
技术设计 施德端

清血青春

余未人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50千字

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

ISBN 7-221-03204-1/I·484 定价：7.50元

上 卷

又一个秋夜悄悄降临了。初来这大山深处的人，会被这夜以继日的、没完没了的寂静憋得想大声吼喊，听那沉重悠长的回声轰鸣，直到你口干舌燥，嗓音嘶哑，没有了说话的力气。然后，疲惫渐渐压倒了浮躁，日复一日地，你终于平心静气地接受了这大山无边无涯的寂静。

这是一个堆放水泥和钢材的棚子。辛源坐在此地特有的方竹搭成的床铺上，警觉着暗夜里的人声。看看表，已是12点，该来了吧？他害怕那个消息，却又殷殷地期待着。让一切要来的事儿都来吧！不论是怎么样的结局，总比这么拖着吊着，啥事也干不成要好些！

他已经在这蛮荒的高原上生活了一千个日日夜夜，他已经能悟到夜的喧嚣和闹腾。山风呼啦啦鸣嘶着，肆无忌惮地掠过林子，惊起一群群夜鸟，猫头鹰鬼一样地吟哭，夜鸽子飞过，落下一串串哀鸣，野山羊叫得凄凄切切，豺狗在空谷里狂嚎。那些野性的生命，正在和这蛮荒的暗夜搏杀，显

示出它们勃勃的灵性。

他如今就像一尊山岩，一棵树，他已经属于这高原了！高原是什么呢？高原上的人们个子更矮，山里人似乎不需要外面的世界。高原离太阳更近，它却比平原更加寒冷，冬日里难以一见的寒阳，总是悄悄地坠到山后面去……高原是山峰垒起来的，一峰紧挨着一峰。石峰被挤得峻拔奇峭，直往天穹攀去，刺向那云雾深处。憨厚的土山退下来了，化作了高原大地。山洪暴雨把它冲成了千沟万壑，流淌着高原的乳汁，还有血。

一阵轻捷的、带弹性的脚步声。是华进！只有他，拍土方也像跳华尔兹。

华进裹一身夜露，凉嗖嗖地闯了进来。

“同意了！全走！明天一早就出发！”

“全走？”

“全走。”

“吴井言不是说，基地要求留个看家的吗？”

“造反派辩论了半夜，要留，就让他自己留下，他肯干吗？”

“我留下吧！”

“你真不想走了？”

“我不像你们，上海有家。”

“出去透透空气！一个人在这儿，会憋死的！”

“反正总得有人守着，对吧？”

“那，老吴也没说让你留下。”

“嘿嘿，我自愿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我啥时候说过假话?”

“你呀!”

当他看到华进那钦佩的目光时，又惶惑了，谁也没让你留下，你干吗一定要留下呢？可是，你不下水谁下水呢？人在这样的時候，就得自己和自己过不去！

门又开了，进来的是黄一洪。他那黝黑的脸庞在煤油灯下呈古铜色，正如他随时在人前说的，自己已被这大山认下干儿子了，要不留意，真也看不出他和山里人有什么两样。

华进迎上去说道：“辛源果真不去。”

“一个人在大山沟里，不怕触霉头？”

“我这个人么，霉也霉够了，反正我一个人也是一家人，霉一家人也只霉了我一个，不是吗？”

“唉，真拿你没法子想！不过，从长远考虑，我们这一派能留个人，倒是大有好处的！我们一定尽早把大队人马动员回来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一定坚持到底！”

“那就再会了！厂里户头上的钞票我们全取了，还留下一元钱看折子。这是你的工资，给你留了出来。”说完，递给辛源一个折子，还有小布袋装着的公章，“看好啊！”

辛源肩上似乎压上了一副重担，厂里的大权，就都在这个小本子和布袋里装着。他嘴上只说“没关系。老乡有饭吃，就饿不着我。”

黄一洪急急走了出去。在会上，他虽也极力主张不把辛源撤下，可看到辛源坚决要求留下的时候，他才明白，自己在潜意识中是不希望他也回上海去的。为什么？

这是一个隐藏得连自己也闹不清的秘密。

华进看了看辛源，不知该怎么对他开口，搓搓手掌心，嚓嚓发响。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嗯，也没啥。不过，这大山沟里，到底是不是生产先进飞机的理想地方呢？”

辛源的心上被划了一刀，一股子血，咸咸的，淌进了胃里。他不怕吃苦，而且乐于吃苦，每吃一点苦头，他总觉得经受了一场考验，继而有一种胜利感。被这种胜利感鼓舞着，他时时准备吃更多的苦。可他却害怕华进提的这个致命的问题。本来，他可以说，这是上面的决定，你我都作不了主的。可眼光触到了那个圆鼓鼓的小布袋，布袋上沾满血红印泥，叫他想到小时候脖子上戴的红领巾。宣誓的时候说，那是由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。他心口像被烈火燃灼着，不由得迸出了这么句话：

“备战么！”

“现代化战争，核战争，这大山能抵挡吗？”

“保住一点算一点，不是么？”

“也许……”

“明天一早就要走，快去准备准备，休息休息吧！我等候佳音，到时候，上车站接你们凯旋归来！”

“好的。”华进听着，不敢抬眼望望辛源。在华进眼里，辛源从来是真诚的化身。为此，他常常暗中把辛源当作了偶像。“到上海，有啥事要我办吗？”

“带点五香豆回来吃吃，要城隍庙的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一时也想不起有啥事。”

“真的？”华进当然想到了辛源的那件大事，可看到辛源那祥和的样儿，又实在不忍破坏了他的宁静。

辛源当然意识到了他的诘问，只是，他不知该说些什么，他为华进的关心所感动，却又无可奈何，爱与不爱，谁能帮得了谁呢？他只装得像个木偶。

“我走了，你有事给我写信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华进走到门边，终于又倒了回来：

“哎，说真的，要不要给刘小婕带个信儿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“真就这么铁心？”

“这事儿我来不及想，算了，以后再说吧。”

“那我就告诉她，你讲的，以后再说，好吗？”

“你干吗一定得对她说起我？”

“你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我！”

“我何尝在瞒着谁呢？说真的，好些年，我自己也弄不清楚。”

“好吧，我不找她，就算碰上，也不提起你，得了吧？”

煤油灯灭了，夜色像大海的狂涛，涌了进来。一瞬间，就占领了整个工棚。山耗子在梁柱上跳跃着，俨然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。小耗子哟，明天起，可就是我们相依为伴了！他不觉对这讨厌的小生灵也有了七分亲热感。而他真正需要亲近的人，却是那么遥远，仿佛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只有当一切都淹没在暗夜中的时候，眼前才会闪出一个亮点，闪闪烁烁的，把小婕倏忽间拉到自己的面前。她是短发还是辫子呢，怎么也想不真，莫非她没有头发？不，不，

那长发飘散着，发丝拂到了自己的面庞，就像电击。这个世界里，只要有了她，也就足够了！她那双总是被长睫覆盖着的眼睛，包容了爱，可那是对整个世界的爱，是不是也包容了对自己？他忽然感到，自己也许只像她眼里的一粒沙子，越是要和她亲近，就越会变成一粒真正的沙子！

革命，革命是什么呢？起初，革命似乎远离了这大山腹地，要从半月前的报纸上，才能看到红卫兵，走资派，大串连……这里呢，只有建工厂，只有备战备荒为人民，只有“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”！这仿佛是地理位置给分的工，让前方去干革命吧，大三线一心抓生产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里也会有红卫兵，造反队，更没想到这里会有“打着红旗反红旗”的走资派！可是，季节有早有迟，而要来的一切都会来到！原先亲密无间的同志，一夜之间，就俨然分属于势不两立的敌对阵营了！好在，同来的老同学华进和黄一洪都和自己是一派，否则，他真害怕自己会培养不出应有的敌意来！

年年月月，都是雄鸡唤醒了山寨。此刻，清塘寨的鸡鸣声就像号角。一声两声的狗吠，接着，远远近近的狗都吠了起来，汪汪汪地响成了一片，牛哞马嘶，黎明前，仿佛是山寨里最热闹的时刻。辛源翻身跃起，锁上保管室，赶到了大工棚里。

行李全都收拾好了，人们正唱着“拿起笔，作刀枪，集中火力打黑帮”，却又不像出征的战士，而是把衣物、书籍、被子、台灯，还有明年夏天才穿得上的塑料凉鞋，全都打了包，活像落荒而逃。辛源愣住了，一股凉气从脚心一直冲上头顶，全身的血都凉了。哦，他们这，莫非是与山寨诀别

了？他张开嘴，却一句话也问不出来。

黄一洪蹭到他身边，悄悄说道：“其实，你现在马上收拾行李走，也还来得及。要不，我去帮你！”

为什么不能走呢？难道我一个人留在这大山沟里，就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？为什么不能顺着这股潮流，滚滚东去？可心底里那个做人的准则，设置了一道最后的防线，我不下水谁下水？因而，辛源吐出来的，是两个字：“不去！”

“这革命形势的发展，很难估量呀！几个月以前，能想到今天的局面吗？正如今天同样没法预测未来一样！”

此时此刻，他完全可以说出一番响当当的话，可是，正因为他有说这话的资格，他反倒不愿炫耀了，只是道：

“我不比你们，没地方可去。”

华进不知什么时候也蹭了过来：“住我家嘛！”

“谢谢了，我留下。”

当华进也加入劝归的行列时，辛源已变得坚定不移，被一种近乎于悲壮的信念鼓舞着。这时候，哪怕他归心似箭，嘴里也决不会松动一个字了。他说道：

“你们，一定要把大队人马动员回来！这大三线，是中央定的！”

“当然，我们此行的使命就是这个……”

“祝你们成功！”

“祝你坚守到底！”

书记吴井言也走过来和他握别，那双山东大汉的手，铁钳似的，握得他好生疼。

他嘴上说着话，就像在背诵一首诗，唱一支歌，那些词句已经成熟；而心，可以在另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王国里自

由驰骋了！

他忽然想起吴井言第一次和他见面时说的：“我知道，你们上海人脑袋瓜灵光，啥事情一看就会。不过，有时候灵过了火，就让人觉着小家子气！就说这粮票吧，我们北方使起来都是十斤五斤，最少也是一斤半斤的；可你们上海呢，会弄出个半两，一碗面条二两半，一只蛋糕半两，刚好塞个牙缝儿！我们家乡再穷，也不打这种馊主意。还有，你们清早起来吃‘泡饭’，那玩意真够呛！听说，贵州人把那玩意儿叫‘水饭’，是祭死人的！你们每家每户那只马桶，漆得个油光光的，我刚见那物件儿，还当是个啥稀罕宝贝，揭开盖子一看，臭气熏天……我们家乡倒尿钵钵，都阴悄悄的，趁那没人的当儿端了去倒；可你们上海，大清早就有人吆喝，家家户户提了马桶上弄堂，刷把刷得嚓嚓响，像戏台前敲锣鼓一样热闹……”

如今，吴井言也要率队伍回到他那么不屑一顾的上海去了。大上海，那五光十色的霓虹灯，即使它已经被红卫兵们砸个稀巴烂，可它的辉煌却永驻上海人和上海那些“外码头”们的心里。他们是要回去革命、战斗、戴藤帽、挥钢钎，可眼前闪烁的还是霓虹灯那动人的光芒，这光芒没法照到蛮荒的高原……

辛源挎上华进那个特沉的大行李包，华进拼命与他争夺。辛源说：“送送你们，连送送都不让吗？”

“不，你……”华进眼里闪烁着泪光。

辛源赶紧掉过头去，他怕那泪光会引来自己止不住的眼泪。他大声吼道：“快走吧，要不，会掉车了！”

吴井言又走了过来，捏着辛源的路臂说：“辛源，看好材

料，管好章子。我们凯旋归来的时候，可就是扛红旗，插大鼓，千军万马了！”

“一路顺风！”

往回走的时候只剩了他一个人，还有一枚盛在红布袋里的公章，一元钱公款。他突然那么想说话，想说上海话！对大山说，对森林说，对土地说，对这静得令人发怵的荒原说！

“阿拉，阿拉，阿拉……”

山谷回音四起：“阿拉——阿拉——阿拉……”

二

火车站人潮如海。“革命大串连”把祖祖辈辈恪守于故土，信奉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的中国人，都彻底地改造过了。一个个变得像游方和尚，人到哪儿，经念到哪儿，斋化到哪儿。

尤若进走到车站广场，就像当年干地下交通员的时候一样，略施小计，把送行的秘书甩了，绕过检票口，径直从行李房侧面穿进月台，跳上了一辆开往北京的快车。车票是到上海的，他此行的使命是前往上海，把那些杀回上海的造反大军动员回来，还要挑选一批六六届大学毕业生到大三线来。可此刻真要见到他们，能说些啥呢？还是“大三线搞不好，毛主席他老人家睡不好觉”？那些造反战士，大段大段的语录打出来，马上就能把你打成保皇狗，苏修间谍，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！他们会说，是你尤若进让他老人家睡不好

觉！对眼前瞬息万变的一切，他就和底下的同志们一样，有如在月黑天赶夜路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浑然无知，就是面临万丈深渊，也依然盲人瞎马地往前冲。这一次，借到上海的机会，他得先上北京，哪怕只呆上一天，也要打探个虚实。

是秘书给他搞来这套部队行头的，他的军装已经脱下十多年了。当时，他固然有些依恋，但很快地就有一种解脱感和自由感了，为此，他专门到培罗蒙定做了一套褐色西装作礼服，那礼服虽只穿过两次，倒是出尽风头。康平逗趣说：

“小心丘比特会朝你万箭齐发……”而此情此景，却又只有军装才能给人以解脱和自由了！

凭他这身军装，不仅没让他去补上北京的票，还在取消了卧铺，人拥得水泄不通的列车上，让他享受到上宾的礼遇，得以在乘务员室占有了小憩的一隅。他亲眼看到一位和自己年岁相仿，曾在一起开过会的地方干部，被一群红袖章簇拥着押下了车。那干部出示了车票和工作证，可就因为那套藏青色的呢制服引起了红袖章们的警觉，一个电话挂过去，马上就戳穿了他“在逃走资派”的身份，而被押解回原单位！

军装和领章，草绿和大红，成了遍行神州的通行证。穿呢制服的迂夫子啊，你偏偏就缺少了这点儿小常识！

夜半时分，出站了。北京站的候车厅和车站广场挤满了人，一眼望去，歪七倒八，密密麻麻。尤若进跨过一个一个昏睡的人头，就像当年越过淮海前线那尸横遍野的战场。直到走出北京站老远老远，眼前还抹不去那些个歪七倒八的人。他们不是淮海前线的尸体，只要太阳升起，他们就会高呼口号又冲又杀，把这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！

他走回家，伸手掀门铃，门铃拆了，他便敲门。只听得

女儿敏兰用尖利的嗓音答道：“我们家是军属，父亲在大三线！”

“敏兰，是我呀！”

“啊，爸爸？爸爸回来了！”

敏兰披头散发的，只穿件睡衣，一开门就把父亲抱住了。

“你妈呢？”

“进学习班，斗私批修，已经一个星期了！”

“哦，家里没事吧？”

“爸爸真帅！这套军装，太棒了！妈帮我也改了一套旧的。”

“你妈没事吧？”

“这阵儿，谁能担保得了谁没事呢？部里那帮老头子，全靠边了！我昨天去部里帮妈领工资，见到张伯伯、李叔叔，都挂了个‘大叛徒’的牌儿在扫女厕所。我叫他们，他们就像没听见。我再叫，只听李叔叔悄悄答道：‘快走，别理我们！’哼，我才不怕呢！我偏大叫了一声：‘李叔叔！你好哇！’李叔叔掉眼泪了，说：‘求求你，敏兰，快走开！’我只得走了。唉，李叔叔这么个硬汉子，如今变得这么窝囊。说不准，他真的是叛徒吧？”

尤若进急切地问：“康伯伯咋样了？”

“反动技术权威！”

“进牛棚了吗？”

“他倒还好，只是不让于革命。生产上的事儿，还离不开他。”

尤若进赶紧去拨电话。

敏兰一把抓住话筒：“给谁拨？”

“康伯伯。”

“康伯伯交代过了！万一你回来有事找他，让我挂电话，就说我是玫玫，要上革命历史名城遵义。”

“接头暗号？”

“当然了！要不，被总机室的造反派听见了，说你搞黑串连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尤若进的这套单元房，当然比康平的那个四合院安全系数大。他邀康平上家里来。

康平一进门，就紧紧拥抱了尤若进，犹如历经了生死离别后的重逢。敏兰给烧了两杯咖啡，就进卧室去了。康平把尤若进从头看到脚，又从脚看到头，呆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吐了口气：

“看来，你老弟还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。不过，这次是悄悄潜回北京，想刺探点军情。我们人马全都杀回上海去了，今年投产是绝对泡汤。可造反派们，好像真领了尚方宝剑。我们蹲在大山沟里，都快变成聋子瞎子了！”

“要真是聋了瞎了，那就是福气，是世外桃源！可你，这不也在抱头鼠窜吗？”

“唉，现在是，不该我们知道的，大道小道，好像谁都知道点儿，可是，那该知道的，特别是国外最新武器生产配备情况，我们真是又聋又瞎！”

“岂止你们？如今，国外的通讯手段正在起飞，北京也是半聋半瞎！”

“你总还有这一半嘛，把这一半用上，就不错了！”

“不错？我们打仗，又不是打内仗！人家的飞机上一万米，你只上八千，不只有挨打的份？唉，这话要传出去，就是百分之百的反动言论了！”

“是啊，人家一追，在哪儿说的？时间地点，我咋答呢，话是在我家里，半夜三更说的，是我把你给请来的，敏兰打的电话，还用了接头暗语……哈哈哈哈哈！”

一忽儿，乒乒乓乓的，楼梯上脚步声杂沓。邻居是一位司长，他家似乎不太平了，康平赶紧告辞。

尤若进没敢在北京多逗留，虽然连妻子也没见上一面，可他还是决定第二天就去上海完成使命。他很后悔不该来京，不该知道的事，最好别知道，知道得越多，越想不通，就像陷入了迷魂阵里。然而，人就偏偏会有这点念头，越是没法弄明白的事儿，越想探个虚实。具有这种求索气质的人，思想深处总是痛苦的。

敏兰送他上机场，在安全检查口，他们道了别。一会儿，敏兰却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候机厅里，一手拽住尤若进的胳膊，说道：

“爸，让我上大三线去吧！”

“你，怎么混进来的？”

“今天的机票没卖满，我还能混到上海去呢！”

“你这个调皮鬼，咋能开这样的玩笑！”

“谁开玩笑？爬山、扛大锤、挖土方、打炮眼，我啥都能干！同学们正在上山下乡，我哪能老呆在家里呢？”

“可你母亲身体不好，需要人照顾呀。”

“我能照顾得了吗？你看，像这样，她去进学习班，又不能带了我！要不，咱们一家三口，全上大三线去，闯一

闻！”

“时机成熟，我会接你们去的。”

乘务员招呼登机了。尤若进道：“快回去，再见了！”

“不，你不让我去，我自己去！”

说着，敏兰就往停机坪走去。

尤若进急坏了，想告诉乘警，又怕这一惹事，误了自己登机。他只好说：“敏兰，等我到了上海，事情定了下来，马上给你挂电话，让你去，好吗？”

“说话算话？”

“那当然！我让你和那批大学生一道去！”

“好的。真是个好爸爸！我回家等着电话，要是等不着，我可要自己去了！”

尤若进望着女儿的背影消失在视线以内，又是欣慰，又是难受。敏兰长大了，长大了。

尤若进在黄浦江畔走过，行人还是那样熙来攘往，可只有三四种色彩：草绿、蓝灰，以及随处可见的红旗、红标语、红袖章。在这一点上，这个世界最大的都市竟与贵州高原上的小集镇并无二致。要不是那一幢幢本世纪初年世界列强们在这里建造的大楼默然作证，似乎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个杂色纷呈的花花世界。革命像一只硕大无朋的滤色镜，把一切非革命的色彩都滤去了。大街上，上海人似乎缩头缩脑，忧心忡忡，倒是昔日里被上海人不屑称为“外码头”的外来人们，挎着黑色人造革的大包，兴高采烈地在各家店铺里钻进钻出，大把撒钞票，大包采购食品，好像要把全国各地支援上海的猪油猪肉，全都塞进他们那永远填不满的魔包魔裤里带回去。他们得以这样自由自在地出入于大上海，是